





金石萃編卷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

魯孝王石刻

石高一尺五寸廣三尺三寸三行十三字

後刻高德喬記正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又鳳二年魯世四年六月四日成

魯靈光殿基西南卅步曰太子釣魚池蓋劉餘以景

帝子封魯故土俗以太子呼之明昌二年 詔修

孔聖廟匠者取池石以充用土中偶得此石側有文

曰五鳳二年者宣帝時號也又曰魯世四年六月四

日成者以漢書考之乃餘孫孝王之時也西漢石刻
世爲難得故予詳錄之使來者有考焉提控修廟朝
散大夫開州刺史高德裔曼卿記

魯孝王刻石今在孔子廟中五鳳二年者漢宣帝有
天下之年也魯卅四年者魯孝王有國之年也上書
天子大一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其國之年此
漢人之例也三代之時侯國之爲史者則但書本國
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春秋隱公元年者何自魯人
書之也秦誓十有三年者何自周人書之也漢時

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戊二十

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二十二年地
也淮南子天文訓曰淮南元年冬者淮南王安始立
之年也注者不解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
南王僭號此殆未讀史記漢書者矣 又考漢時不
獨王也卽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
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
年靖侯甯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絳侯世家
上言侯建德十三年下言元鼎五年是也呂氏考古
圖周陽侯獻鍍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獻鍍容五斗
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金五月國鑄第四呂大臨

曰侯治國五年者自以侯受侯嗣位之年數也文選
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惟魏四年歲
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鐘魏四年者曹
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金石文字

按德裔題記以此書爲石朱竹垞曝書亭集則云五
鳳二年博一由嵌曲阜孔廟前殿東壁篆文一行志
博埴之歲月則又以爲博又其書極古質今雖模糊
然斷是隸不是篆竹垞竟目爲篆皆不可曉

王澐竹雲題跋

錢竹汀云魯孝王慶忌以後元元年編四五鳳二年

當爲孝王之三十三年方綱按魯共王餘以孝景二
年立爲淮陽王二年徙魯二十八年薨此魯共王餘
之二十八年者漢武帝元朔元年也史表書曰元朔
元年安王光嗣四十年薨則是安王光未逾年改元
也準此度之則孝王慶忌自必亦以未逾年改元矣
旣以元朔元年爲安王光之元年則自應以征和四
年爲孝王慶忌之元年而自征和四年計至五鳳二
年正是三十四年矣史表書曰後元元年孝王慶忌
嗣者據各國赴告之文書之非孟堅之失也蓋孝王
上承安王之制未逾年改元而其赴告於朝則曰後

元元年嗣位若逾年改元也者此或魯國臣下諱言未逾年改元而爲此赴告之詞漢朝未能核正之耳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

按漢書諸侯王表魯孝王慶忌以後元元元年嗣三十七年薨則五鳳二年當爲孝王之三十三年與石刻不合予因取表與本傳反覆校之如魯共王餘以孝景二年立爲淮陽王二十八年薨表與傳並同計其薨年當在元朔元年而表乃以爲安王光之元年表稱文王峻十九年薨而傳作十八年則魯諸王嗣封

年歲史文固多抵牾此刻出於當時宜得其實也

潛研

堂金石
文跋尾

按此石以金明昌二年出土蓋章宗明昌元年三月詔修闕里孔子廟二年春興廟工據後方記乃知提控修廟者卽高德裔也靈光殿構于景帝之子共王餘此石乃餘孫孝王慶忌時刻不知其所用金石錄補謂周亮工官山左時有人翻刻此石易原石而去亮工所得拓本較俗本迥異今審石本古質可愛定爲原刻其說蓋未確也近人高鳳翰嘗鈎摹舊拓本餘姚張氏鐫之于木字畫譌誤殆無足取

鴈足鐙款

鐙高六寸其槃圍一尺五寸建昭至故家四十五字旋于槃下今陽平十三字六行橫列槃側後大厨三字在底之側

建昭三年考工、輔爲內者造銅雁足鐙重三斤八兩謨佐博嗇夫福掾光呈言

今陽平國畫一單三陽明意奉賜

鐙亦盛

建昭三年考工、輔爲內者造銅雁足鐙重三斤八兩

護建佐博嗇夫福掾光主右丞宮令相省 中宮內者

第五 故家

今陽平家畫一至三陽朔元年賜

後大尉

乙巳秋陝西按察使王述菴祖札來以所得漢銅鴈足鐙款文拓本見寄或云此鐙卽揚州馬氏家所藏厲樊榭詩所詠也予按其文與樊榭所詠馬半槎藏竟寧元年之鐙迥不相同其非一器無疑且以證予

曩辨樊榭釋文之誤所益爲不少矣 薛尙功鐘鼎

款識載漢銅雁足鐙二行鐙二內者鐙一鹿盧鐙一

耿氏鐙一其款文皆止年月一條未有更起年月爲

二文者獨是鐙造於建昭三年賜於陽朔元年一器

之中有西漢文二焉尤重可寶也 後大尉三字著其度置之地故家二字著其所賜之家此二文蓋皆陽朔元年所補鑄也詳驗故家二字筆如鐵絲亦與首文微有不同 予今得王述菴所寄建昭三年一鐙拓文以半槎所藏鐙拓本形模尺寸比較規圓相去不遠而建昭一鐙其盤樣徑圍視竟寧者稍弱耳固知竟寧之鐙三斤十二兩建昭之鐙三斤八兩無可疑也若依樊榭所釋四斤十二兩則二器不應如此懸絕致使後人必有疑漢世權量不符者矣又漢世官名有卒史而無衣史且此字拓本尙極分明是

之中有西漢文二焉尤重可寶也 後大尉三字著其度置之地故家二字著其所賜之家此二文蓋皆陽朔元年所補鑄也詳驗故家二字筆如鐵絲亦與首文微有不同 予今得王述菴所寄建昭三年一鐙拓文以半槎所藏鐙拓本形模尺寸比較規圓相去不遠而建昭一鐙其盤樣徑圍視竟寧者稍弱耳固知竟寧之鐙三斤十二兩建昭之鐙三斤八兩無可疑也若依樊榭所釋四斤十二兩則二器不應如此懸絕致使後人必有疑漢世權量不符者矣又漢世官名有卒史而無衣史且此字拓本尙極分明是

卒字也此器之文凡五十一字而樊榭所釋乃誤其
四可不慎乎且鐙槃下刻字記年與工名者第可謂
之款識亦不得謂之銘 戊申冬述菴調江西布政
使予適以試事在南昌借此器來諦觀古光凝澤槃
仰虛覆中承以脛下卓三趾以建初尺度之其槃凡
爲圓二重外一重圍徑五寸內圍徑二寸其周輪高
八分厚一分底橢而微長前近趾處微寬後近跟處
微殺橫度之則前寬三寸一分後二寸六分也通計
高六寸云以今營造尺度之通高四寸四分耳然此
款文云重三斤八兩而以今權權之重一斤八兩則

漢權之較今權殺不及半而漢度之視今度殺不及
十之八此予親見其器而得其權度之槩如此者

兩漢

金石

記

案元帝建昭三年造此器至成帝陽朔元年始賜陽
平家陽平王鳳也鳳以永光二年嗣父陽平頃侯禁
歷二十四年薨則銘云陽朔元年鳳于是時實被賜
也考工二輔古者物勒工名制器之不苟如是漢有
書佐今云律佐亦史闕文

武億授堂
金石跋

案隸銘所云漢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考工室武帝
更名爲考工中書謁者黃門鈎盾尙方御府永巷內

者宦官八官令丞皆屬焉漢時制器有屬尙方者世傳尙方鑑尙方劍尙方故治帳構銅三輔黃圖所稱作室上方工作之所是也有屬考工者臣瓚所謂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元康鑑斗所識考工工賢友及此器是也內者名附見少府下甘泉鐙內者字凡二見外戚傳稱許廣漢女嘗爲內者令毆侯氏子婦王莽傳天鳳元年莽欲行巡狩之禮詔內者行張坐卧師古注宣帝紀內謁者郭穰曰百官表云內者署屬少府是內者卽內謁者省文黃圖云署在未央宮續漢書云掌官中步帳褻物薛尙功云內者有令丞奄

人之職知漢時服御器物皆由內者傳宣銘故云爲
內者造兼以避至尊也護建佐書無明文綬和壺有
護級掾元康斗有建護長疑當時鎔冶之職隨時而
設故第見于諸器嗇夫之名不一外戚傳有暴室嗇
夫張釋之傳有虎圈嗇夫韓延壽傳高陵有縣嗇夫
王莽傳宗祝卜史官皆置嗇夫佐齊安爐有典宮嗇
夫元康斗有繕作府嗇夫當時在在有此職故表不
遍載右丞宮令屬衛尉銘末云省者卽上林鼎監工
之義綬和壺曰寶省太官壺曰永省元康斗曰義省
其旨同曰輔曰博曰福曰光曰相者所謂物勒工名

以考其誠其例較周秦爲尤備已篆銘所云陽平家
者鐘鼎款識有周陽侯家鍾武安侯家鈔西漢多此
稱謂案恩澤侯表陽平侯有二陽平節侯蔡義昭帝
大元平元年封以宣帝本始四年薨陽平頃侯王禁元
帝初元元年封永光二年敬成侯鳳嗣成帝陽朔三
年釐侯襄嗣又孝成帝紀卽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
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尙書事陽朔三年秋
八月丁巳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據銘所云按之宣
帝紀詔賜丞相陽平侯義者時爲不合而鳳之沒又
在陽朔三年洵爲王氏所刻無疑矣外戚傳載王氏

之盛自鳳始成帝特重懿親斥先世之器以遺之銘
云畫一至三是所賜不止一器而鳳遂鏤識以榮君
賜後大廚三字刻以志所藏之地猶孝成鼎言長安
廚好時鼎言供廚金也飾以雁足勗始宣帝時鍾鼎
款識有黃龍元年造者一永始四年造者一邗江馬
氏有竟寧元年造者一

趙魏跋

大泉五十 徑四寸底三寸七分
左右列大泉面背各二

介金五十

新莽閭位特重錢法錢凡六品刀凡二品布凡十品

既而以剛卯金刀合劉氏文乃禁佩剛卯除刀錢以
大錢小錢二品並行防民盜鑄挾銅炭者入鐘官其
時鼓鑄多故至今猶有存者若大錢範竊疑排纂譜
錄圖志諸家或未之見也範形正方中央輪郭四其
二有文曰大泉五十

曝書亭集

直隸志書 一曰吉師史古

按錢範之稱不見于古舊唐書作錢模與範同義
說文範法也通俗文云規模曰範漢書食貨志王
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
錢徑寸三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小錢徑
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三次七分三銖曰幺錢

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
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
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此卽大錢之範以今
所存莽錢較之大小分寸悉合前代著錄家如洪
遵董道諸人皆未之見也兩漢金石記載大泉範
有四器底皆有字一曰宜泉吉利一曰吉利史方
一曰大吉一曰金錫而此器底平無字別是一種
蓋錢貨六品中大錢鼓鑄最多於此可見將

孔林墳壇石刻三種

行刻吳盜澁林賊黃骨人於

一橫廣七寸八分高
六寸四分行三字

合應天文司禁

祝其鄉壇口口攝二口口二口口

祝其鄉壇壇居攝二年二月造

一橫廣九寸五分高六寸五分四行前二行
行三字後二行行四字今並在曲阜縣孔廟

上谷府卿壇壇居攝二年二月造

上谷府卿壇壇居攝二年二月造

壇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

此金石錄

趙氏有居攝壇壇刻石二其一曰上谷府卿壇壇一

曰祝其鄉壇壇皆居攝二年造趙云上谷郡名祝其

縣名王莽時官名曰易史家不能盡紀不知府卿祝

其卿爲何官子嘗於廣漢屬國造橋碑論之矣應劭

所云大縣有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漢隸有吳郡

府丞武開明碑而武榮碑中稱之曰吳郡府卿又沈

子琚緜竹江堰碑云縣丞王卿則居攝墳壇所刻乃

上谷府丞祝其丞也子未獲此二碑因說王莽侯鉦

故井及之

洪适隸續按隸釋蜀郡屬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跋云漢志屬國置都尉一人

丞一人又注引應劭云大縣有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丞一尉者命卿二人隸刻有武開明碑

終於吳郡府丞其子榮碑中書爲吳郡府卿沈子琚碑有云縣丞健爲王卿諱某字季河據史及碑則漢

人蓋有稱其丞爲卿者此題不顯題辛君爲都尉而謂之明府則季君稱卿蓋是屬國丞也又隸續南安

長王君平鄉道碑跋曰碑有丞什加王卿尉緜竹楊卿姓名應劭云小縣一丞一尉所謂卿二人此碑丞

尉皆稱卿
與應說合

二石龕龕椁四圍而鑿其中刻之於內祝其卿龕崇
一尺廣二尺厚一尺五分其龕崇二以爲鑿崇以其
三爲兩椁之崇十分其龕廣三而殺之以爲鑿廣鑿
廣五寸五分餘以爲椁廣三分其椁廣一在左二在
右以置其鑿弦鑿於龕上下中也以其厚之弱爲之
鑿深上谷府卿龕崇與廣厚如祝其之數惟鑿廣十
分其龕廣而三之六寸也他形制從同同在曲阜縣
孔子墓前雍正十年廟官陳百戶移置孔子廟西齋

宿所

金石圖

張墳曰祝其繇東海郡新莽天鳳改名曰猶亭山此
在居攝時故猶曰祝其非左傳杜注夾谷卽祝其繇
泰山郡之萊蕪者也方綱按漢志祝其繇東海郡下
泰山郡則無之蓋左傳之祝其非漢之縣名矣

兩漢金石

記

近有以卿作鄉者謂漢時官制有鄉侯亭侯此省一

侯字不知二篆實作𠄎非作𠄎也古人省字義原顯

明若鄉侯省侯字而止曰鄉則不詞矣

山左金石志

趙德甫首著錄跋此不知府卿祝其卿爲何官洪氏

推爲卽府丞縣丞

水經注載陽嘉三年碑云府卿規基經始

予以丞卿漢

人通名之故蓋亦有自周官太宰立其兩註兩爲
卿鄭司農云兩爲兩丞疏以其兩卿丞副其長先鄭
以後代之官况之故云兩丞也然則丞卿品秩皆相
比從古則云卿依漢制則云丞近人爲文好用古官
名稱知府曰太守知州曰刺史亦猶是也若漢南安
長王君平鄉道碑丞什邡王卿尉綿竹楊卿此又丞
與尉並得云卿矣趙氏又云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
以祀之案宋玉招魂所言像設居室及抱朴子云汲
郡塚中書言黃帝旣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爲黃
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故司空張茂先撰博物志亦

云黃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據

此則像設用土木古已有是矣

授堂金石跋

晉開水堂實

開通褒斜道石刻

石橫廣一丈二寸寬前段三尺二寸五分中段四尺五寸後段五尺五寸共十六行行五字至十一字不等今在褒城石門

弘平六年漢中郡人詔書受廣漢蜀郡巴

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余道大守

鉅鹿鄒君部掾治級王廟諱史苒茂張甫韓

岑芳嬰功佐大守丞廣漢楊顯將相用始

佐橋柵六百卅三口大橋五為道二百五

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武世六萬九千八百四器用錢
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餘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東
至京師去就安隱。

漢中郡太守鄒君修楹格碑。壹百五十有九字。漢明
帝永平六年刻於褒余谷中。其紀號先已官鐵盆銘
一歲。紹熙甲寅三月甲子。南鄭令晏衷以堰口口口
褒谷獲此刻於石門。局崑險側斷崖中。先是癸丑夏
秋積雨苔蘚剝落。至是字畫始見。口瓔奇到古畜有
餘與允。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
若。建武永平夫西漢未遠。故字畫簡古。嚴正觀之。使

人起敬不暇。晉高皇帝興王漢中山，轂入秦道。由子
午塗路，處巖自秦取蜀之石牛澗，通石門。史雖不
書，而帝建寧五年，衡宜掾仇審頌太守李翕，郝闕碑
云：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剔石門，雖基於秦
而開於高帝。明矣。至威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
鑄碑石門中，紀永平四年，隸校尉楊君孟文，以詔
書鑿通石門，剔又從而廣之。通道矣。又十年，至安帝
永初元年，羊西夷，處殘橋梁，斷繼復，循子午凡十五年。
至順帝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復通，哀余
則此路自秦漢以來，通塞屢矣。今碑刻於永平六年。

載漢中郡人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校二千六百九
十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鄒君郃掾治級王顯史
前茂張宇韓岑弟異功任太守丞廣漢楊顯始任橋
閣六百廿三大橋又為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四月
成就刻石紀之器錢粟犬數於崖壁中去石門不百
步惜乎崖廂碑斷字有亡闕今所鑿棧道石覈具考
適知楊孟文治石門於四年辛酉歲鄒君楊君治閣
道拉六年癸亥歲帝王勿建和二年紀石門之功呂
不及此橋格事今勿遇白壺千一百三十三年之後
物之顯賤蓋有定數如此鄒君楊君為民興此閣道

三丰而後成曾不諱勞而史逸其名非谷蘇封護至
今必為風雨所剝此名隨天摩滅矣敬書碑陰俾來
者有以取信焉夏四月旬有六日臨淄晏衷書

宋紹熙甲寅帥章德茂始得此刻故婁氏字原載之
而隸續不及載也、晏所題記之前拓本尙隱隱有
字蓋別有晏所釋文一段也所謂九年四月成就云
云者當是其釋文之末一行而今拓永平刻文止有
一百廿四字較之晏所記者一百五十九字尙少其
三十五字又以今所見釋文末一行得見其末之十
有七字則尙少其十八字然晏記中又尙遺失原文

數字而以卅爲廿又引楊孟文石門頌出散入秦語
作出叢入秦亦誤也晏旣謂此文刻於永平六年又
云九年成就所以婁氏字原載此刻云永平九年立
此則非拓得其全文不可而今此拓本亦已艱於無
由而臆斷之或婁氏九年之說有所據依耳鄒君
不著其名廣韻漢有東海太守鄒熙古今姓氏書辨
證云因官居焉望出東海者也橋格卽橋閣字然閣
字本非其義格則枝架之名此格字當爲正也

而漢金石

記文
歐趙洪三家俱未著錄宋紹熙末南鄭令臨淄

歐趙洪三家俱未著錄宋紹熙末南鄭令臨淄

晏表始得之爲文記其事然其地崖壁斗峻沿麓阻
深自晏令作記後六百餘年罕有津逮而摹搨者今
巡撫畢公撰關中金石記乃搜訪而錄之文字古朴
東京分隸傳於今者以此爲最先焉鄙本晉邑以邑
爲氏鄙君惜未詳其名字也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開通褒斜閣道摩崖字徑三四寸體界篆隸之間甚
方整而長短廣狹不一余所見漢人書若諸城縣署
內延光四年刻石亦此類也其文共計一百二十四
字合之宋晏表所云一百三十九字共少十一字當
是所紀歲月也表文中似又有永平九年四月字樣

或此初始于六年成于九年後刻此石也申襄斜作

余橋閣作格並古字通

關中金石記

內按是刻昶官陝西時所拓從前著錄家皆未見之

式磨厓後有宋晏袤釋文并題記晏所釋全文可讀

開知今本後尙有三十餘字爲工人遺拓蓋鄙君受

詔興工在永平六年迄九年四月始成就也兩漢

金石記云晏記前尙隱隱有字九年四月當是釋

文之末行是翁氏僅見題記而不見釋文疑所謂

九年四月者卽晏所題年月故所撰年并表次此

碑於永平六年耳襄斜道卽今之襄城据縣合倪

學洙云自襄城而西南凡三百餘里懸崖絕壁漢
唐題字隱見於叢莽間連綿不絕蓋宋以前路通
興元棧道俱在山半故漢唐遺迹最多今棧道移
而漸下遂不可摹拓矣又韓城朝邑河東山壁上
石刻亦多而石淙南北摩崖尤不可勝紀又族弟
啟昆云嘉陵江南北山壁上題字亦數百處然此
種石壁古苔雜樹斫伐爲難必須長梯巨架所費
不支并恐工人顛墜多傷民力皆未能羅致也并
書于此以告後之訪碑者

慮僂銅尺

尺寸如其器今在
曲阜衍聖公府

憲隲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憲隲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國子監博士孔尚任字東塘曲阜聖裔博雅好古

寅丁卯間從故工部侍郎孫叱瞻在治下河在江浦

得漢銅尺一上有文字曰憲隲云云孔自作漢銅尺

記周尺攷周尺辨三篇極精核

王士禎
居易錄

建初銅尺與周尺同當古尺一尺三寸六分當漢

尺八寸與唐開元尺同當宋省尺七寸五分當浙

尺八寸四分當明部定官尺七寸五分當今工匠

七寸四分當今裁尺六寸七分當今量地官尺六寸

六分當今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

孔尚任跋

孔東塘云漢章帝時冷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爲尺與周尺同因鑄爲銅尺頌郡國謂之漢尺此或其遺歟又引郎瑛云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自注云建初間得周玉律以爲尺謂之後漢官尺疑其非漢武也按隋志列十五尺一周尺卽劉歆之銅尺建武之銅尺祖冲之之銅尺荀勗令劉恭所造之尺謂之晉前尺者是也二晉曰父玉尺則世說所稱田父於野中得周時玉尺者也此比晉前尺爲一尺七

釐矣四漢官尺卽以文學溪景所得舜祠下玉尺而
度之與始平尺同此則比晉前尺爲一尺三分七豪
未嘗明言得周玉律以爲尺謂之漢官尺也玉海所
云相傳謂之漢官尺是後人謂之非漢人自謂也然
建武銅尺卽晉前尺漢官尺卽晉始平尺今所見建
初此尺則固可據以證建武及周尺者耳 後漢書

郡國志慮僂鞬并州太原郡前漢地理志注師古曰

音廬夷建初六年爲章帝卽位之六年辛巳上距建

武五十餘年矣然予嘗準此尺以度王莽時貨布及

漢時諸器無不脗合者以此知建初尺與劉歆尺建

武尺皆不相遠而周尺之制亦可因以類推明矣

曲阜桂未谷馥云許祭酒鄭司農尙不能定周尺沈冠雲乃居然據以分田制祿殊爲武斷江寧周幔亭渠云曲阜孔氏所弄銅尺重今廣法平十八兩面廣準此尺一寸側厚準此尺五分與沈冠雲周官祿田考尺同沈卽以此爲周尺且云沿傳十五等尺較之當以此爲真周尺一切周官分田制祿悉以此推用矣愚按二君於沈氏之說疑信不同蓋稽古以闕疑致慎爲主桂君之言自不可廢然沈冠雲著周官祿田攷所繪古尺圖實與此建初尺無二冠雲云右圖

摹宋秦煇鐘鼎款識冊所載冊又載尺底篆文銘云
一周尺漢志錙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
按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爲周尺卽此也
蓋此於後人所定周尺中爲近古且最著云愚按冠
雲所摹初非此建初尺而今驗其圖正相合則建初
尺之卽建武尺尤爲足信矣

兩漢金石記

按隋書律志載漢尺凡三一王莽時劉歆銅尺一
後漢建武銅尺一漢官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

七毫蕭吉樂譜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治

道縣舜廟下得玉律度爲尺今聖府所藏造於建

初六年或卽用奚景所制未可知也梁武帝鐘律
緯稱祖冲之用古尺較今尺一西京銅望臬一金
錯望臬一古臬一建武銅尺惟西京望臬微弱其
餘皆同荀勗晉前尺祖以莽時貨臬依漢書食貨
志尺寸積十枚校驗此尺適合十寸知後漢之尺
與莽尺無差矣王制云周人以八寸爲尺蔡邕獨
斷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
是三代度量不相沿襲鐘鼎款識謂周尺與建武
尺同友人沈彤用秦熹所撫計算周官祿田多與
古制合者此尺校建武尺豪釐無爽則亦與周尺

同也得周尺而夏殷之尺可以攷見矣昶嘗謂度量權衡皆有所起而莫不應黃鐘之管故漢書律歷志云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鐘之長一黍爲一分周宣帝時達奚震等議稱嘗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鐘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鐘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止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員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

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
得中按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
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卽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
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
亦通宋鄧保信縱累百黍定爲樂尺丁度等言據
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員者一黍之長
累百成尺與蔡邕合黃鍾管內秬黍千二百粒以
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
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鍾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
以元尺比量分寸畧同復將實籥秬黍再累者按

之卽又不同朱載堉律學新說又云累黍有三法
曰橫黍一黍之廣爲一分曰縱黍一黍之長爲一
分曰斜黍非縱非橫而首尾相銜近胡彥昇樂律
表微辨之云劉芳依漢志以一黍之廣爲一分卽
橫黍之說公孫崇變古以一黍之長爲一分卽縱
黍之說元匡更出己意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
取一分乃是用一黍半周之廣爲一分初無斜黍
之說據此言之則累黍一事從無定準良由古法
鮮傳真黍難得且黍亦未必定中者卽有中黍亦
復稀稠不齊難于考驗故衆說紛紜若是善乎朱

載靖之言曰上黨秬黍佳者縱累斜累橫累皆與
大泉合得此等佳黍然後可用若或不滿九枚錢
之徑者慎勿誤用歷代造律而致樂聲焦急其失
坐在黍不佳也世有深明樂律之原者訪得羊頭
中產積累求之使無毫釐差忒以按古制庶不惑
于繆悠之論乎因著錄是尺輒攷前人異同說畧
于此以俟復古者擇焉

王稚子二石闕

二石下闕存高四尺五寸廣一尺一
寸碑陰宋人題記殘字一行正書

漢故夷州夷丈名碑

令王君稚子之闕

一高廣與前關同舊並
在新都縣此關今亡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紉人王老稚子關

上闕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官東漢循吏□□□□□□

□□□□之新都其石闕在道傍下闕

右雒陽令王稚子二闕王君名渙其字稚子廣漢鄴
人也東漢循吏有列傳渙舉茂材歷溫令宛州刺史
侍御史洛陽令以和帝元興元年卒今成都新都縣
有渙墓此墓前之雙石闕也趙氏云本傳稚子嘗爲
溫令而碑作河內令乃史之誤其說非也溫者河內

之邑河內是郡名無令也碑云河內縣令者以郡爲

尊蓋謂河內之縣令爾卽温也先靈之稱宅碑所無

碑中縣字反系作線

洪趙
隸釋

崇禎十三年太倉黃翼聖知四川之新都縣余案隸
釋以二闕字屬之至十七年解縣事歸出此爲贈云
二闕已橫卧榛莽中各失其下半截矣此後四川兵
戈雲擾人煙斷絕正不知二闕尙存否也洪趙所藏
二闕俱有全文故知其名渙歐陽所藏止刺史一闕
而又失去王君下二字遂不知爲何人止據雒字去
水加佳爲光武以後字定爲後漢人耳苟非洪趙兩
君子則今之見二闕者何從知其爲稚子哉丁酉正

月顧苓記

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漢王稚子石闕載洪趙二錄甚詳崇禎庚辰余之官新都卽古郫縣道傍二闕儼然在焉癸未余量移彰南命工揚數本以歸中間殘闕共十一字據葛君常云吳中藏本皆同其漫滅自何年已不可攷矣歲次屠維大淵獻如月望日攝六老人識

同上

闕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墓前高一丈五尺闊

三尺厚二尺五寸字徑三寸五分東向按王君闕有二其一云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

雍正九年沒於溝水中

金石圖

新城王文簡秦蜀驛路後記所錄西關正面曰漢故

先靈侍御史河內線令王隸書其陰曰西漢循吏云云

行楷直下書又云石闕闕字中畫已失之矣然此陰

以今拓本驗之乃是維陽令一闕之陰非河內線一

闕之陰也文簡蓋偶誤記耳

兩漢金石記

拓本楷書二半行乃王稚子闕之陰殘字也 國朝

成都通判陳耦漁祥裔蜀都碎事載此文劉涇所爲

也今錄於左

西漢循吏稱文翁葬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官東漢循

吏稱王稚子葬于郫縣卽今之新都其石闕在道傍

然石室依古禮殿得不磨滅而石闕獨暴露骨立可
憐歷兩漢千二百餘年間二人爲古今吏師而遺跡
亭亭勢參峨嵋氣凜雪山蓋官學者所當臣于下風
以幸教髣髴而至有未及者其不韙如此予訪古石
類得秦石犀石筓漢石室石柱石闕凡物五若犀筓
與柱無甚損益事而石闕苟不朽則實二人之甘棠
也于是新都令王君天常趣古甚力得予說因請大
尹莆陽蔡公爲稚子作屋書榜以昭昏昏按闕面寫
隸字三十一法度勁古過于鍾梁闕上下有衣冠鳥

獸等象僅可辨氣韻精簡過于顧陸并以告來者

此文以今所得殘拓本依其字數度之當是十一行
行二十三字也東都事略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
熙寧六年進士元符末除職方郎中卒有前溪集爲
米元章畫友

同上

王文簡所記王稚子二闕此其東闕也云此闕下方
上銳疊石如累碁其巔如蓋覆之望之如宰堵波狀
疊石凡五層二層刻人物之形三層象虎海馬五層
師子也又記後人題字今錄于此

宛北李昇符季士宏鄒詹權眉張剛壬午歲季冬廿
四日龍舒陳口公觀此建中靖國元年洛陽張戴岷

江張剛汴西馬中行同迓大尹清源口

行楷橫書
在第三層

唐安張察先至

紹興八年秋八口伯疆口漢同徠

八分橫書
在第四層

建安吳斌口赴鎮明年二月口皆謁漢循吏王口城

東秉同之激口

行書直下
在第五層

若渾筍與桂口也於是新都口大尹莆陽口

桂恐是
柱之訛

渾當是犀
行楷
書直下在第五層

金石錄云按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字稚子嘗爲温令

而石刻爲河內令者蓋史之誤渙以元興元年卒然

則闕蓋和帝時所立也朱竹垞云漢書河內郡有温

縣無河內縣所謂河內縣令者謂河內郡之縣令也
史未嘗誤方綱按洪氏隸續已云謂河內之縣令爾
卽溫也碑中縣字反系作線今以所見舊拓本驗之

信然

同上

王稚子闕洪氏隸續所錄凡三見其第五卷第十三
卷皆各爲之圖一圖其闕式一圖其畫象也又其第
二卷別出雒陽稚子一題云右先置雒陽稚子六字
其大小與王稚子闕相若而波磔不越乎規矩之外
亦刻於稚子闕上但殘闕不具無先後之序愚案此
六字卽其額也不應別出一題其置字蓋卽靈字之

譌耳又新城王文簡秦蜀驛程後記詳錄闕上題記
之文按文簡此記作於康熙卅五年丙子在黃子羽
爲新都令倩工拓碑後之五十二年而其時不但雙
闕具存且闕上所刻人物象虎海馬師子之形及逐
層後人題記之字皆無恙則黃子羽作令時其完好
更可知矣然此拓本漫漶太甚蓋出於工人之鹵莽
若州字中直之岐出河字下點令字上半皆屬描失
且其上數層之文皆置之不拓誠可憾也然洪氏所
得拓本又在黃子羽之前五百年而已譌靈爲置則
其剝泐已久又可知也前年門人陳和軒觀察入蜀

以拓本見寄則僅存雒陽令一闕及闕後陰之二半
行耳然其拓法轉勝於此本以是歎善本之難得而
此冊雙闕具存尤可貴也予既重感秋盦所獲之不
偶因爲遍考前人著錄之文臨寫于後翁方綱跋小

萊閣金石文字

王君有二石闕先靈一闕沒於溝水今二拓本並存
又有文枬顧苓題記可貴也曰河內縣令者君先爲
河內郡温令也曰故兗州刺史者由温令遷也曰先
靈者猶言故也曰侍御史者坐考妖言不實罷刺史
又徵拜侍御史也雒陽令者由侍御史還爲令也合

二闕而書君居官乃備子斷之曰此溫與雒陽二縣民各爲君建一闕故各題其縣不然何以一人有二闕一闕只追書前官而不書卒於其位之官也華陽國志曰明廉侍御史洛陽令王渙字稚子邠人此只書卒於其位之官書法之應爾也書河內縣令而不書雒陽令書法之不應爾也予故曰先靈一闕是溫縣民之所建也君之在溫也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君不以字行而二闕題曰王君稚子者以放牛者猶知其字無人不知其字者矣君以元興元年病卒於洛陽民立祠安陽亭西絃歌以薦食

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
益又人人無不呼爲王君者矣乾隆乙巳大雪前七

日石公張墳

同上

黃小松所藏舊拓本字尙顯存惟線字損剝趙德甫
釋線作縣謂稚子嘗爲溫令而刻石爲河內令者蓋
史之誤洪氏指河內縣令者以郡爲尊蓋謂河內之
縣令耳卽溫也予以字証之溫通作緼隸釋所存線
字卽緼字之轉今此拓本線旣全沒蓋當宋時必亦
有殘蝕遂致誤認爲縣案詩飲酒溫克禮器溫之至
也內則柔色以溫之漢書義縱傳少溫藉義並與蘊

藉同則石刻舊必作緼也稚子見古樂府亦言換從

溫補洛益證史爲非誤

雲漢正義溫字引定本
作蘊授堂金石跋

漢王稚子雙闕今只存漢故兗州刺史雒陽八字餘
不可得惟此雙闕拓本尙存二十字久在江寧龔鹿

樵家乾隆丁酉董小池雙鉤一本寄贈易數煩石友

求取原本越八年乙巳之夏嚴侍讀道甫爲易作緣

遂歸小蓬萊閣子羽令新都時值蜀中雲擾讀蓮葢

居士集中寇警諸詩想見干戈戎馬之苦幸得歸老

江南優遊泉石其手拓片紙自覺可貴今復爲黃氏

所有亦一奇也錢唐黃易識於祥符寓館

小蓬萊閣
金石文字

按二闕已亾其一昶家藏舊拓本先靈二闕尙存
全蝕者惟四字耳稚子爲河內温令而闕題河內
相令金石家皆釋爲河內縣令曲爲之說武君億
獨云縕卽縕字縕與温通其論甚核隸書盥字作
盥與杲相似石刻剝落遂釋縕爲縕指爲縣字反
文謬也商周器物文間有偏旁互寫如駒作馮鄜
作隴之類不可勝數漢魏甄瓦款識亦多反文者
良以字出模範易於顛倒漢碑皆由當時鐫刻應
無此誤且漢人題名大率郡縣並書碑陰中此例
尤夥其有郡縣同名不嫌複出如孔彪碑博陵之

類從未見縣名之下復加縣字者益足見諸家所
釋爲未確也蘊溫溫古並同聲詩小宛云飲酒溫
克箋云猶能溫藉自持以勝正義云定本及箋皆
作溫字舒瑗毛詩義疏云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
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方言蘊崇積
也廣雅蘊崇積也說文蘊積也引春秋傳云蘊利
生孽今本昭十年左傳作蘊利又昭二十五年左
傳蓄而不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顏氏家訓引郭
璞三倉注云蒼蘊藻之類也以蘊蓄爲蘊蓄蘊藻

爲蘊藻皆溫溫相通之證東觀漢紀稱煥除河內

溫令商賈露宿人開門臥人爲作謠云王稚子代
未有平徭役百姓喜蓋渙得民心如此

甘泉山漢刻殘字

石三段一豎兩橫據揚本豎者高二尺許廣八寸橫者一廣尺許高八寸一廣二尺許高九寸文各三四字體兼篆隸徑四五寸不從

甘泉山出土今嵌置揚州府學

中殿第廿

右一石四字若廿作二十讀則五字

第

百卅

右一石二行橫列三字

口 禱

下疑
保字

歲

疑歲
字

廣

疑庶
字

廩

不可識其
文如此

右一石四行文俱漫漶難辨摹其影迹姑識疑以俟
詳攷

先世墓廬在雷塘形家以爲甘泉山之支脉偶於廬
北湖二十餘里至山山有惠照寺中多古石尋得三
石其有筆蹤可辨者一曰中殿第廿一曰第百卅其
一漫漶姑釋其文以俟考江鄭堂云此漢厲王胥塚

中石也甘泉山舊爲厲王墓今土人尙呼爲琉璃王
墳琉璃者劉厲之訛也沈約宋書樂志陳思王鼙鼓
歌云中殿宜皇子中殿與東宮義相近然則更可證
爲胥之物矣若然則是西漢之石攷其時當在五鳳
後四年在墳壇之前矣因海內西漢石少而江南更
不可得得此甚奇亟爲搦寄述庵先生補萃編所未

備

阮元
跋

尚

謂天

不可併得此甚奇通氣條得氣氣決止歸空疎瀟去
對四平五海塵之而矣因論內西對平少山正南
論西之妙矣亦然即最西對之平矣其妙對奇正
論正中對宜星平中對均東對舞亦設繁隕復何
論對命浩濤碑之非也將深宋得樂亦則思王繪道

金石萃編卷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二

永初洗文

洗徑一尺

一行五字

永初元年造

永初元年造

按永初爲漢安帝年號帝以清河孝王子入繼大統
年方十三卽位之初卽頒明詔諸所造作非供宗廟
園林之用者皆宜停止是器造于其年其爲宗廟園

門叢茂牲納禮以寧其祀神喜其位曰
雨屢降報如景響國界內豐穀什三錢
民無疾苦永保其安長壽吏魯國顏修五官
掾閭祿戶黠史紀受將作掾王無元氏舍
第匪丞吳音廷掾郭熹戶黠史翟福
王和宮豐多刊石紀焉

口初四年常山相隴蜀馮君到官承饑衰虫後口惟三
公御語山三條別神迥在領局吏民禱祀興雲膚寸偏
雨四維遭離羌寇蝗旱鬪我民流道荒醮祠希罕口奠
禾行由是虫來和氣永臻乃來道叟本祖其原以三公

惠廣其靈尤神處幽道艱存也者難卜擇吉與治東就

衡山起堂立壇雙闕夾門薦牲納禮以寧其神神熹其
位甘雨屢降報如景響國界大豐穀斗三錢民無疾苦
永保其季長史魯國顏口五官掾閻祐戶曹史紀受將
作掾王筍元氏令滎隗丞吳音廷掾郭洪戶曹史翟福
工宋高攀刊石紀焉

此與洪氏隸釋所載光和四年三公山碑不同光和
碑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此則云隴西馮君又
其長史令丞之名皆與此不同知非一時所立也碑

首惟初字可辨杭人趙晉齋魏跋此謂通鑑永初二

年先零羌寇河內詔常山作塢堠以禦寇云云然此是後漢書西羌傳之文在五年春非二年也碑首初字之上隱隱尙露其半諦視是元字馮君到官承蝗旱之後乃是安帝改元元初四年丁巳之歲下距光和辛酉乃有六十五年之遠以此知隴西馮君與南陽馮君非一人明矣趙君又謂嵩山泰室石闕銘作於元初四年此刻當與同篆同時按嵩山泰室石闕銘乃元初五年非四季而此刻雖是篆書乃是由篆入隸之漸減篆之縈折爲隸之逕直又不必以嵩山石闕爲徵者矣碑中有三條云云與白石神君碑同

三條云者當是茲山之實事而今莫可攷矣趙氏金石錄云三條莫曉何語此自是闕疑之義而洪氏乃引尙書正義北條南條中條之說以實之近人刻金石錄者又以爲崇飾之辭皆非也河朔訪古記云三公神廟在元氏縣西北三十里封龍山下榜曰天台三公之廟廟有漢三公山碑一通縣西故城西門外八都神壇亦有三公山碑一通漢光和四年常山相馮巡所立按此所謂廟有漢三公山碑一通者卽此碑也碑以凶爲四領爲嶺竒爲不釁爲薦禮爲醴燾爲喜偏省其不疾省其趙君云文中三公之

下疑是御字愚按三條下疑是別字醮祠下是希罕
口奠四字三錢上是斗字非升字又第三行離字之
左半第七行屢字之下半兼帶行艸之勢是篆隸所
絕無者

兩漢金石記

乾隆甲午三通館方輯金石畧長吏搜古碑上之
朝關西王君宰元氏得此刻在城外野坡石高四尺
二寸廣二尺字泐幾不可辨吳興楊君鶴洲詫其奇
命余辨識得一百九十字闕疑六字知爲漢口初四
年祀三公山文書法勁古與開母少室諸篆刻相類
是東漢中葉書集古金石二錄有漢三公山碑乃隸

書立於光和四年碑今不存此刻在隸碑之前尤可

貴

黃易跋

漢元氏有名山六三公其一焉後漢書郡國志常山

國元氏注云有三公塞卽此山集古金石二錄載有

三公山碑隸釋存其文凡六百四十餘言額旁又有

封龍君靈山君六大字碑立於光和四年元氏左尉

上郡白土樊瑋子義所立額中兼美舉將南陽冠軍

馮巡字季祖時馮君相常山故也碑中已有德配五

岳王公所緒四時珪璧月醮酒脯之語蓋三公得法

食在光和二年二月戊子詔書出其縣錢給四時祠

具見無極山碑而樊君僅以得應廉選貢名王室感
恩立銘故不序三公詔祀知二年以前當有禋祀之
一者特無明文可考耳今年春吾友黃君小松貽予元
氏古篆碑乃祀三公山文出光和前讀之驚且喜也
首云口初四年常山相馮君後列長史魯國顏校及
工宋高等九人名按西漢有太初東漢有建初永初
元初諸號西漢遭新莽碑石無存者且名例有禁碑
中皆單名知爲東漢無疑考通鑑漢安帝永初二年
先零羌寇河內百姓多奔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
孟津詔魏趙常山中山作塢堠六百所以禦寇羌旣

轉盛而緣邊二千石多內郡人無守戰意皆爭上徙
郡縣以避寇時運旱蝗飢荒而馱蹙劫掠流離分散
隨道死亡不可勝數今碑曰飢衰之後曰遭離羌寇
蝗旱而元氏又隸常山皆與鑑合殆無可疑永初之
後改元初計馮君到官在四年距羌寇後僅六年耳
特文中三公字之下二字疑作御語而後文治東字
之下又似作龍衡光和四年碑有封龍靈山字無極
山碑有龍靈字求之似皆不合豈今古異名耶漫漶
之餘不可臆說當於元氏志中互考之

趙魏
跋

嵩嶽太室石闕銘

銘高一尺三寸廣四尺六寸五分二十八行行九字
惟第三行十字額題中嶽泰室陽城□□□九字篆

書陽文今

在登封縣

○惟中□□□崇高神君冢土□□岱氣
寂純春生萬物膚寸起雲潤施源涑鴻濛
沛宣並天四海莫不蒙恩聖朝肅敬衆庶
所尊齋誠奉祀戰慄盡勲以頌功德刻石
紀文垂顯□□以傳後賢元初五年四月
陽城□長左馮翊萬丰呂常始造伯叱石
闕時□□□○潁川太守京兆杜陵朱寵
丞□夏□陵□□監□府掾□□□□

丞河東臨□□□□□□臨□張嘉□□易

□□史□□□□□鄉三老嚴壽□□□□

佐石副垂崇高亭長蘇重時臨少陽翟平

陵亭部陽陵格王孟功□車卿王文□潘

□□□□□□共□□陽□□□陽□□

□君□□脩□□□□□人庸□□□□

□□□人諸師□□□□□□眇

下關

關在中嶽廟前漢安帝元初五年陽城長呂常造關
左有八分書字雖剝落尙可半識蓋銘詞也按通志

金石畧載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註云熹平四年或

卽是銘而時久剝落書人名氏並月日無可考矣予嘗遊闕下屢摹搨之自惟中至後賢凡八行八分書世傳漢篆而八分書亦復遒勁如此可寶也

景日珍說嵩

太室石闕銘今在登封縣中嶽廟南百餘步銘八行年月及職官姓名共十三行完好未圯而其文剝蝕殆半若少室啟母二所卽闕亦隕矣竝天普天也

古人省文

金石文字記

按銘詞崇高神君句金石文字記作嵩高按前漢書武帝祠中嶽改嵩高爲崇高後漢書靈帝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則安帝元初五年崇高爲是說

嵩又作帝君口寸起雲句說嵩寸作方聖朝肅敬句
說嵩肅作齋口誠奉祀句金石文字記說嵩俱作奉
今搨本祇有首行中高三行春生寸起雲潤四行源
流五行莫不肅入行顯賢九行四陽十行長始十二
行川十三行朱十五行臨十八行壽副十九行崇亭
蘇監少二十行陽亭部陽陵二十一行卿玉二十四
行君三十八字依稀可辨額凡九字三行前二行尙
存中嶽奉堂陽城六篆字末行三字似磨損

黃叔愷
中州金

石
攷

太室石闕銘宋歐趙洪三家皆未著錄前明崇禎丁

丑虞山始見程孟陽所藏宋本繫跋其後然謂至正時其石已毀今其闕巋然在中嶽廟前則知虞山之說非也今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謂銘八行年月職官姓名共十三行顧南原隸辨因之余以雍正九年七月得新搨一紙於邵陽褚子峯首有篆額兩行銘八行年月及職官姓名十行則知二顧亦未嘗親見全本其謂共十三行者亦非也然孟陽所藏紙墨精古信是舊搨而剝蝕殆盡今余所得乃是新本且的是一石而字之存者十得八九蓋不可解又可知顧氏之云剝蝕殆半者亦非也

虛舟
題跋

按太室闕銘金石文字記惟中下闕二字則銘詞皆
四言經眼錄及說嵩惟中下闕三字則銘詞首句五
言餘皆四言婁機云史記載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
皆四字句而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
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每稱年者輒五字嘗
見泰山祠石本則書爲廿有六年及得史記宋本皆
廿字此後人傳寫譌耳容齋隨筆嘗辯之韓文公作
孔殘墓志銘孔世卅八吾見其孫亦皆四字句俗本
作五字句皆譌今太室銘詞皆四言而經眼錄摹每
行皆九字對列整齊及得舊搨本每行有八字者有

九字者有十字者參差不對首行惟中下雖模糊尙
彷彿闕二字四行源流下尙彷彿闕三字若如經眼
錄所摹不惟首句五言與通體不稱且四行源流下
宣字上但闕二字成三字句矣闕額中嶽泰室陽城
六字後闕三字篆書石刻陽文題額下又有篆書漫
漶不可搨泰室字金石攷說嵩作奉堂誤題名呂常

經眼錄作呂營亦誤

河南
府志

嵩山三闕惟太室闕字差小前銘後系官名各以一
圈標界於首亦金石文所罕見也三闕歐趙洪皆不
著錄近人顧亭林王虛舟吳山夫牛空山四家始錄

之而吳山夫金石文存有少室闕母二闕獨無太室
闕半空山金石圖概以爲每行九字殊多舛誤顧氏
金石文字記所載太畧王虛舟改正俗祀二字甚允
若第四行源流下一字王所錄亦未確也第二行冢
字王亦未敢遽信今方綱諦審似是冢土二字然究
亦未敢質其必然也 並卽普字誠卽戒字崇卽嵩
字顧氏錄作嵩非也按說文有崇無嵩徐騎省新附
字乃有嵩字注曰中岳嵩高山也从山从高亦从松
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息弓切

兩漢金石記

右中嶽太室闕銘顧氏金石文字記始著於錄然所

見止十三行其釋文誤以崇作嵩祀作起近畢氏翁
氏所釋較爲詳審予諦視第十三行丞下似是江字
夏下似是西陵字第十五行河東臨下似是汾字而
第二行翁釋家土岱氣四字未敢信其必然也少室
闕題名有將作掾嚴壽此有鄉三老嚴壽蓋卽一人

由鄉三老辟掾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一嵩高字作崇見漢時尙無嵩字地理志有崑高縣云
古文以崑高爲外方山也國語夏之興也融降于崇
山韋昭注崇崇高山也據此知經典有作嵩或作崑
皆後人所改矣竝天四海卽以並爲普並普聲相近

于五音同爲羽也故說文晉以竝爲聲徐鉉刪聲字
徐鍇繫傳本有云傳寫誤多之非也地理志密高有
太室少室山廟賴有此闕以考其遺陟云

中州金石記

按闕陰銘詞崇高神君余至闕下覩闕陽題有中岳
太室及嵩高數篆字皆顯然無訛則當時嵩高高崇
蓋兩稱之韋昭注國語崇嵩字古文通用是也又中
岳泰室今指爲奉堂亦字形之訛闕後兩石人埋土
中僅露其首視之漢製也疑下胸背間必有銘刻屢
告當事者爲發出竟不可得此一憾也

授堂金石跋

嵩嶽少室石闕銘

續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銘高一尺三寸廣五尺九寸二十二行行四字額
題少室神道之闕六字篆書陽文今在登封縣

關上闕口葦林芝闕上闕日而關一行三

三日關上郡陽城縣上闕興治神道關一行

君丞零陵永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戶曹

史臯鼓豎廟掾辛誅長葛河園陽馮寶

丞漢陽萬祕降廷掾趙魁戶曹史張空

行掾解化掾嚴壽廟佐向猛趙昭

關上闕口葦林芝闕上闕緜日月而關上三月三日關上郡陽城縣上

興治神道關上君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戶曹史

夏效監廟掾辛述長西河園陽馮寶丞漢陽冀祕俊廷

掾趙穆戶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廟佐向猛趙始

此爲族兄登封令封字慕廬所貽且云在少室東邢家鋪西可摹者二十一行郡陽城縣推之郡字上似應尙有潁川二字丞零陵以下與破母闕題名參考之雖大同小異竟無闕文皆在漢安帝時但有題名而亡其銘詞其芝林至三月三日似屬所題之尾而郡陽城一行則起手處也予將搨本校按跋語不可解者有三蓋可摹者二十一行今缺三行一也闕之勒字處恐不止四字之高郡陽城上應尙有字日月

上定有紀元或卽在前所泐一行二也銘詞有無雖

不可考而興治神道卽建闕之詞似以三月三日爲
治道之日未必爲所題之尾三也且末幅張字下全
闕則此闕之泐者多矣

葉九苞全
石錄補

闕在少室東邢家鋪西三里許闕左亦大篆書銘盡
泐不可辨僅一石存諸人爵里姓名數十字與啟母
廟闕姓名相同蓋亦朱寵所建者嵩書曰兩闕石鐫
山水鳥獸之形古拙特甚若出一手所刻銘與題辭
文旣簡質字體復毫髮不失古意固知非唐以後人
所能辦也舊志不載而嵩人亦無知此間有字者予
磨洗得之喜而且歎史載漢安帝建光元年大司農

朱寵肉袒上疏爲鄧隲訟寃詔許隲還葬次年改元
延光闕稱延光二年潁川守朱寵造寵或自內謫外
者與說
嵩

此闕有銘辭而今僅存二行八字其可辨者五字又
云三月三日而上無年云郡陽城縣而上無郡名亦

亡其上一層矣

金石文
字記

闕建於漢安帝延光二年三月與開母廟石闕同時
碑亡其年而知是延光二年者以開母廟題名考之
皆同則其同爲一時所立無疑也碑後太室石闕五
年題銘名同者唯嚴壽一人嚴壽在當時爲鄉三老

此爲將作掾上層亡失將作掾三字適在其首未必
果是其官顧寧人竟作將作掾嚴壽恐未是或曰此
闕唯銘前有亡失日月以後俱無闕其曰三月三日
者開母廟石闕已列延光二年此闕蓋卽同時所立
故不須復列其年也開母石闕不書日月此不書年
蓋互見也古人文字簡質如此題名以下以開母廟
題名按之官闕名姓皆同則知此以上無闕字也

虛舟

題跋

右漢少室神道石闕銘今時拓本少最後三行恭壽
先生本首行多一葺字次行多一繇字則又葉顧二

家所未及見者也嵩山三石闕太室以繇開母少室以篆繹秦刻石而後此篆爲最古且係原石非他傳

摹者比

金石存

葦卽叢字說文新附字葦麻蒸也从艸取聲一曰葦

也側鳩切然非此字

兩漢金石記

地里志嵩高有少室山廟唐楊炯少室山少姨廟碑

云少姨廟者則漢書地里志嵩高高少室之廟也其神

爲婦人像則故老相傳云啟母塗山之妹也卽此園

陽不作囿見漢時無囿字說文所以不載闕字从巛

此作款从艸寶字从缶今从尗漢人不拘六書如此

中州金

石記

顧亭林云此闕有銘詞僅存二行八字其可辨者五字曰口口林芝口日月余案林字上實爲菡字日字上實爲綿字又戶曹史張此行下仍間一行字過損脫不可諦識跳行乃接詩字今顧氏連張詩爲一行非也

授堂金石跋

通文

卷四

碑文

卷四

按此卽金石圖所謂西闕凡六橫額與文並在第一二橫額下第三橫畫走馬人第四橫畫兩螭龍文下第三橫畫跼踟及坐視者共四人自詩將作掾以下三行在闕之側亦居第二橫後畫蟾兔杵臼

形其文大半剝蝕今止存二十二行每行亦止四字耳昶以文義按之其闕第一橫當亦有字與下接連今上橫殘闕已甚無一字可見然口叢林芝及縣日月而二行斷是銘辭中空一行者或上橫尙有數字銘文已終因提行別書年月下文興治神道一行亦此例也君丞一行尙是提行直寫以後諸人題名乃於第二橫旁綴而下與開母石闕銘居兩橫而題名止在下橫者其例相同並無缺字也諸家題跋以叢林三行爲所題之尾而云銘詞全泐且云紀年已見開母故不復書皆曲說不

足信戶曹史張下空一行乃刻石時從正面轉至
西側故爲稍留餘地開母闕張詩直寫可驗也武
氏謂此下仍間一行跳行乃接詩字而以顧氏張
詩連讀爲非誤矣

開母廟石闕銘

銘二橫各高一尺八寸五分廣八尺九寸五分二十
行行十二字下橫前多題名十行行七字今在登封
縣

□□□開母廟
□□□神道關時亦
□□□未廟丞
□□□陵薛政五
□□□官揚陰林
□□□曹史
□□□揚諫
□□□河園陽馮

寶函灑陽蘭祇禱庭揚越跡戶囂史張
詩拜化揚嚴壽佐左福

□□□□□防百川枯鱉稱謫□□□

原淋泉涖涖戶民震驚□□□功疏河

鳳塵九山豐施□□□文爰納土山平

芥止閭三□□□入息勤斯民以中濟飢

□□□正紀繪漸習又譴亂窳□□□

亨於囂馮神徧消飛雉□□其庭原祥

祥瑞靈支樞生□□□化陰陽參精與

雲降雨□□□血肉□不歇爪性乾地

福祿來返柏履我君孕秋纂祀子子孫
踰志闕銘功昭既後鼎□□□□心衣
二季 重白□□□□北扉裏泮澁

而溥傳□□□□政勳文燿改涉播
□□□□難皇極正而勝休□□□
□□穎芬藜糝于圃疇□□□□
木禪理於犴獮□□□□盛此日新
而累崇□□□□化咸來王而會朝
□□□□以靜九域心其俯淵□□□
□□福祿聖庠虞山隅神□宮而館格

釐我后司絜禱于皇樂而罔極弘應載

亦保此

開母廟興神道闕時大守朱寵丞零陵

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戶曹史夏效監掾陳脩長西河
園陽馮寶丞漢陽冀祕俊廷掾趙穆戶曹史張詩將作
掾嚴壽佐左福

防百川柏鮫稱遂原洪泉浩浩下

民震驚功疏河寫元九山甄旅文爰納

江山辛癸之間三入實勤斯民心濟既

正杞繪漸替又遭亂秦聖漢福亨於茲馮神彌彼飛雉

其庭原祥符瑞靈支挺生□□化陰陽穆清興
雲降雨□□靈守夫不歇比性乾坤福祿來反相肩
我君千秋萬祀子子孫孫表碣銘功昭眡後昆□□
延光二年重曰□□作辟惠祥溢而溥優
□□政剿文燿以消搖□□時雖皇極正
而降休□□□□穎芬茲淋于圃疇□□□□蘭
木連理於芊條□□□□盛胙日新而累燾□□□
而化咸來王而會朝□□□□清靜九域少其脩治
□□□□祈福祀聖母虜山隅神□享而飴格釐我后
以萬祺于肯樂而罔極永歷載而保之

闕在啟母石正南漢安帝延光二年潁川守朱寵造
其式以石條壘砌如墼而闕其中如門石質粗劣空

處刻雜花紋篆書題名凡三十二行

葉封嵩陽
石刻記

今在嵩山啟母廟南漢避景帝諱改啟之字曰開嵩
陽石刻記曰今見存篆書三十二行前題名十行行
七字內第三行止六字以少室石闕所列官名參考
之則此十行之上無闕文也後二銘共二十二行前
銘十二行年月一行每行十二字今止存六字後銘
今止存九行每行亦止存六字蓋其上一層矣後
銘視嵩高志所載又闕四句歲屠維協洽莫春予親

至廟下視此石闕并叔所謂闕四句者今又得四行
二十餘字以文多不能容故轉而刻於其旁仍亡其

上一層也

金石文
字記

漢避景帝諱改啟爲開史記啟禹子其母塗山氏之
女也尙書娶于塗山屈原天問焉得彼塗山女而通
之于台桑呂覽禹見塗山氏女未之遇而巡省南土
女乃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列女傳美其彊
于教誨然則母也賢矣若夫禹化爲熊塗山氏化爲
石石破生啟荒誕不經本于墨翟之徒隨巢子至漢
流傳斯嵩山母廟南有石闕存焉也武緩宗爲兄造

闕用錢十五萬比立碑費十倍之洪氏隸續具圖闕
狀顧啟母廟暨少室神道未之及者洪氏主于釋隸
而二闕銘皆篆文故爾

曝書亭集

邵陽褚峻千峯爲余道太室少室諸石闕刻文畫像
之蹟甚詳至太室石闕者去中嶽廟前百步在登封
縣東八里中嶽太室之神道闕也闕有二其一東闕
無文字此其西闕也闕高八尺濶六尺厚一尺有六
寸刻銘闕端刻石高八寸濶三尺三寸字徑一寸闕
陽銘而陰額銘南向額北向額刻九字其文曰中嶽
太室陽城□□刻石高七寸五分濶八寸字徑二

寸六分闕以元初五年陽城潁川諸守長造今其銘
後題名可觀也由太室石闕而西過登封縣十里又
西南三里許有兩崇闕峩峩東西峙田間西闕三面
皆有刻文北面刻曰少室神道之闕知是少室石闕
也少室廟今不可見存此闕云刻額高七寸濶七寸
五分字徑二寸三分刻額下畫兩人走馬而舞爲角
抵戲又畫兩螭龍一龍入於穹中一龍逐而銜其尾
亦不知其所謂也銘與題名刻於闕之南面及西側
凡十九行橫濶三尺八寸並側爲四尺四寸縱高一
尺字徑一寸四分銘文可識不可讀疑有斷文也西

側畫一環月爲蟾兔杵臼搗藥之形南面畫索毬而
蹋踞者二人坐而睨視者一人跪者一人東闕去西
闕五六步東闕畫一獵犬逐兔兔趯趯然可及也又
畫一獨角獸一人左手引之而右持鈎鈎象者畫像
下有一石刻高一尺濶六寸刻二十四字可見者十
九字字徑一寸二分所謂少室東闕題名者也刻文
寢下前人皆未及見見而表之者雒陽董金甌相函
金甌好古士善篆隸東闕刻文畫像之蹟皆北向凡
少室東西兩闕高厚濶之數皆相等高八尺五寸濶
五尺五寸厚一尺八寸凡兩闕畫像七人三馬一犬

一兔一象一獨角獸二螭龍及月中玉兔蟾蜍之屬
諸像極古拙崇福觀者在登封縣北十里觀東二十
步相傳爲開母廟舊址開母石闕者延光五年造題
名而銘禹蹟銘文四言重曰以下六言儷如賦語別
又有四言銘爲季度作所謂季度銘是也闕高八尺
五寸濶六尺厚一尺六寸開母銘刻於其陰及東側
高二尺三寸字徑一寸八分季度銘刻於開母銘下
高七寸五分濶二尺三寸字徑一寸五分開母銘及
季度銘刻文皆北向褚峻云開母石闕亦有東闕如
太室少室雙闕者東闕無刻文非金石事所重故弗

著金石

圖

侯官李雲龍藏本較顧亭林本前銘每行多三字後銘每行多二字較金石文字記刻本又增四十一字

中州金石
石破

通前後總計三五行葉并叔以爲三十二行蓋未見後銘之末二行又未見其最前陽字之一行也王虛舟亦依并叔以爲三十二行者沿訛也予得此銘拓本三十五行之後卽接圓嶸畫象矣 靈支挺生

吉蓋借爲叟又借叟爲枝又借枝爲芝也累熹借熹爲熙也返之爲彼則說文注云春秋傳返从彳也又

以𦉳爲茲以𦉳爲𦉳以𦉳爲𦉳至
靜之月脚作肉銘之名作𦉳皆失六書之
時字學漸已放失此許祭酒所爲興𦉳也止字韻玉
二家俱闕未錄按說文止少也讀若輟正當
以詁義爾

兩漢金石記

漢時篆書紕繆自秦隸旣行六書之學日微此

又𦉳

作𦉳𦉳从氏條从才俱別體廣韻作𦉳玉篇又有作
𦉳皆後世譌字云木連理于𦉳條𦉳亦𦉳俗字顧
武以爲𦉳非也其文之合于古者惟德作𦉳用本字
云則文耀以消搖不從是按詩河上乎逍遙釋文云

本又作消搖據此文則漢時尚不從是後人改亂經
文也云九域也其修治說文也少也讀若輟不知其
用意所在廣韻屑清也也蓋屑之假音音固不必有
義惟漢魏人知之漢書武帝紀云元封元年春正
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見夏后啟
母石應劭注啟生而母化爲石文穎注在嵩高山下
元和郡縣志云登封縣東北七里今龕中鑿石像其
石漢安帝延光三年立今崇福觀在縣北十里觀東
二十步世傳爲啟母廟舊阯其石存也又按安帝紀

云延光三年潁川上言木連理今文云木連理於竿

條卽其事也但紀言木連理乃在三年元和志亦言
立石在三年今石刻作二年甚明未知其故又唐崔
融敬母廟碑記云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記以爲
陽翟婦人卽太平御覽引嵩高山記昔有婦女妊身
三十月生子五歲便入嵩高學道神明爲母立祠號
開母祠者也據此則非敬母然石銘稱述柏鯨及禹
治水之事其說又古不得爲非豈後世之事有適相

合者邪

中州金
石記

銘詞已剝落僅存數十餘字惟前題名時太守下闕
兩字下書朱寵案後漢紀朱寵字仲威杜陵人爲潁

川太守今兩字缺文蓋宜書杜陵朱寵與下丞掾史
爲一例又紀載寵表孝弟理冤獄撫孤老功曹主簿
皆選明經高行者則此銘所記丞零陵泉陵薛政五
官掾陰林戶曹史夏效監掾陳修長西河圖陽馮寶
丞漢陽冀秘俊廷掾趙穆戶曹史張詩將作掾巖壽
伍左福

金石刻伍作伍
文字記作伍誤

皆一時之選也嵩陽石刻記

以少室石闕所列丞薛政等與啟母廟同顧亭林
爲一時所立無疑

石刻記云同爲漢安帝時所立
疑措語自不苟顧氏引作一

立失其
指矣

今案之啟母闕題名有監掾陳修而少室

作監廟掾辛述伍左福又作廟佐向猛趙始

者如此則石亦間時而立顧氏或亦未之詳也然兩

銘並列西河園陽馮寶

劉寬碑陰門生石良鄉長西河園陽由楨君長于

據

韋昭云園當爲囿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囿字也而此銘並作園其承襲舊誤已不起于東漢地理志園陰注莽曰方陰師古云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園字然所以致誤之由竟莫可推尋史

記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內囿洛之間徐廣曰囿在西河音銀當太史公時字尙未誤三蒼圖作園後又檢索隱云圃邑改爲恂邑囿陰變爲園陰皆爲聲相近字變故併志之以見文字轉訛之有自也

授堂金石跋

按啟母石見于漢書顧野王等有陽翟婦人之說
蓋後人不攷漢時避啟爲開之旨有此附會耳楊
炯啟母祠碑云郭璞所謂陽城西啟母石李彤所
謂嵩山南啟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鴻烈之言一爽
則啟母有廟其來已舊是時興治神道立闕置銘
觀此文益信輿地記嵩山志之未確矣竊字多判
落同年畢君沅巡撫河南時命工精拓之其文識
其十之七八從前諸家所釋外譌不一如趙彥中
陳修之陳王澍誤爲修銘中□□□□防百川
葉封釋作□□□工防範百川今審石本似當作

範防百川然防土止存車字半旁不敢遽斷爲範也震驚之驚牛運震誤作冀江山之江顧炎武黃叔儻及葉本並誤爲漢三□□入之入葉誤爲人王誤爲又杞繪之繪王誤爲繪獼彼之獼牛本及吳玉搢並誤爲搨原祥之原葉誤爲貞靈支之支葉誤爲芝相肩之肩葉誤爲宥表禍之表葉誤爲金黃誤爲念重日之曰葉誤爲日芬茲淋于圃疇葉誤作芳花樹于圃疇淋字顧王皆誤爲淋累熹之累葉誤爲景又如□□□□化此句化上石本全蝕葉云慕化黃云恭化二者要有一誤皆由

未見善本也翁氏兩漢金石記所摹最爲精確然
杞繪之繪亦誤爲繪杞謂繪與郃同郃亦奴姓之
國慨禹後之衰故云杞郃漸替其爲借用字無疑
王氏且於繪下注云疑卽檜字何其疎歟碑又以
柏爲百以歇爲竭

延光殘碑

碑高四尺二寸廣二尺五行
字數不可紀今在諸城縣

上闕 是吾字安都

下闕

維惠鳳居廿年都

中我都

中黃字和長

中

萬業其功巒旦

上

元勢詿詿四手

月廿日甫成告

文五行第一行起處尙似延光四年字中間有琅邪
二字下云是吾字安都第二行上半有子字下云維
思寡居廿年第三行首一字應從牛氏金石圖是都
字下半云拜都官中黃弟四行上云子少口長少中
間有平字下半云萬業其功譽怛弟五行依諸城志
可見者十四字示好延光四年八月廿一日庚戌造
右漢延光殘碑諸城志云康熙六十年修超然臺
得自土中移置縣治宅門外亦弗能珍也乾隆十二
年壽光知縣宮懋讓勘災至縣辨爲漢隸椎拓以去
越二十七年宮君來知諸城乃嵌於內堂之東垣構

小亭護之而碑顯矣。碑字徑二寸或長或短填其格無餘地。其上橫三字則篆體矣。蓋額也。揣其文義似吏民頌長官之辭而不辨何者爲姓名可惜也。方綱按其上有橫畫一線。此上是五字非三字也。又按是碑與近日元氏出土之三公山碑字勢相似。蓋在篆初變隸之時。是謂兼篆法之古。隸碑額亦同。諸城志獨以篆目其額。尙未盡也。又按漢安帝延光四年乙丑以安帝末紀。是年三月戊午朔。驗之通鑑目錄所載。二月戊子朔。六月丙戌朔。九月乙卯朔。皆合。則八月廿一日必非庚戌矣。然延光年與庚戌字皆極分。

明月日亦皆無誤則又何也存以闕疑可矣

兩漢金石記

元得舊拓本中間泐處尙有可辨者媿第一行是吾
上二字似神君第二行維恩上間二字是延平下一
字作卅頭左旁从卩又下一字左旁亦作卩玩其文
義此君之父卒於延平初其母寡居至延光四年適
符廿年下稱口我都官乃吏民頌述其子之辭惜姓
氏無傳耳此碑類嵩山延光殘刻屈曲古勁若符印
文所謂繆篆是也碑額橫書首似孔字

山左金石志

文以監器養是也
縣志
其字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其辨其耳也

金石錄編卷之六終

金石萃編卷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三

孝堂山石室畫象題字

石室三間在肥城縣畫象共十幅石高廣尺寸不一
今分注各幅之下無字者不錄其圖說已詳諸家跋
中亦不贅述
後皆仿此

第三幅

高三尺廣八尺
題字二處

泰山高令明永康元年十月廿一日敬朱

觀記之

胡王

第六幅 高廣尺寸與第三幅同題字二處

安吉

手原濕陰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未過此堂叩頭謝賢明

第七幅 高三尺七寸廣八尺四寸題字一行

成王

第十幅 高一尺四寸廣六尺八寸題字一行

大王車

郭巨墓石室說見金石錄跋北齊隴東王孝感頌之

文其文曰隴東王者胡長仁也武平中爲齊州刺史

道經平陰有古冢詢訪者舊以爲郭巨之墓遂命僚
佐刻此頌焉墓在平陰縣東北官道側小山頂上隧
道尚存惟塞其後而空其前與杜預所見邢山上鄭
大夫冢無異冢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內鐫刻人物
車馬似是後漢時人所爲余自青社如京師往還過
之屢登其上按劉向孝子圖云郭巨河內溫人而酈
道元注水經云平陰東北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謂之
孝子堂亦不指言何人之冢不知長仁何所據遂以
爲巨墓乎今以畫象拓本合趙氏此跋驗之則畫象
題字所謂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者未識其果爲郭

巨墓石否也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未見隴東頌額遂
据其文直題曰孝子郭巨墓碑則尤失於考耳蓋郭
巨墓石室畫象題字平原濕陰云云廿六字又隸書
安吉二字永建是漢順帝

西涼李恂永建無四年

則此畫更在

其前其云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者似是邑人故吏
過而感誦之詞中間又有安吉二字亦過此者所刻
視其安神之義也後漢書郡國志平原郡有濕陰濕
水所出也濕陰前志作濕陰應劭曰濕水出東武陽
東北入海師古曰濕它合反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
陽入海外水羃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徐鍇曰漢書

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熯午合反故从熯聲也濕俗
作溲字此與燥溼之溼迥不相同韓勅修孔廟禮器
碑有平原濕陰馬瑒元冀韓勅後碑有平原濕陰王
宣元威皆卽其地也 右畫二人中一人冲幼端拱
而坐左右二人夾輔拱向蓋周召二公也按周召分
陝之事或曰成王時或曰武王時或曰文王時史記
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
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此成王之說也樂記武
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氏

曰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故此經曰總干而
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履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
周召之治也此武王之說也鄭氏毛詩譜文王受命
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且召公奭之
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正義曰文王既遷
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
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
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
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樂記說上武之

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調

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
則岐邦自爲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
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
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
邑也此文王之說也方綱嘗綜合而考之孔疏以爲
周東召西事無所出則別無可證之條也而周書君
奭正義又曰成王卽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
相成王爲左右大臣此條正與史記燕世家成王時
分陝之說相合矣乃其爲詩譜疏則引樂記之文曰
五成而分陝樂記之文固未嘗有陝字弟云周公左

召公右而已弟云周召之治而已蓋特舉以文止武
言之而未嘗詳及於分陝之職至於書序乃曰召公
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馬融云分陝爲二伯
東爲左西爲右而孔疏又曰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
太保茲惟三公則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
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
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
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爲
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据此則周召之分左右東西
實在輔成王之年其樂記於武王樂言之者乃統合

前後以文止武之義而詩譜分采邑乃其始事耳孔
疏引樂記誤多陝字故辨之如此或曰此据大戴記

云太公左召公右也此說亦通

兩漢金石記

第一幅在石室南向正面之東畫像自右而左右刻
方勝文錯綜如簞次橫直二邊刻錢文二枚三枚相
間以線貫之次界橫直二線岑樓二層左右各有阿
閣二層瓦櫺上俱綴鳥獸而左閣畫一鷹搏兔狀鱗
瓦直文皆作曲筆樓之上層九人相向而坐下層中
縣弧矢左右執版立者十二人右閣中層二人執版
下層四人執簡策俱左向立左閣無之又左岑樓二

層形制同前，祇存簷柱一邊。上冲下及柱外人物全
存者十二人，半存者三人，最下一層車坐二人，後隨
一馬車前已闕。樓下層縣弧矢處有定州王郡孫字
左閣下柱有十二月十五日字，左樓下柱有全文字，
蓋皆後來遊覽者所刻也。第二幅在石室南向正
面之西，似連前幅而左右仍分列也。右邊樓下有孫
相二三字，左有室弋主三字，右閣下柱有王字，左樓
下層七人中間有王回字，左閣下柱有建字，壁字左
邊有而字，生字亦皆後人題之。第三幅未詳所向，
畫自右而左，上層中列五人，俱峩冠盛服，右三人左

八人皆執笏侍左首四人後有小八分三行題云泰山高令明永康元年十月廿一日敬來觀記之頗有褒斜道碑筆意如長戟快刀互相撐拄也又開一人內題小字一行惟山陽二字可辨又左一人冠服立左侍三人右侍四人又左闕下半惟左右向者五人可見中層營帳數重皆有兵士執弓向左立又有乘騎出帳射者帳外坐一人背題胡王二字類曹全碑此與後幅成王相大王車確是初畫像時所刻餘俱後來續題也胡王前有一人執笏向跪旁有甲士三人執弓侍立後又二人相向坐中置一几各執二笏

上有物如珠餘皆作戰馬交馳戈刀擊刺狀又左一人右向坐三人反縛跪向之若鞠訊狀旁置一架插二斧縣三人頭旁有執刀立者下層畫出獵狀四人荷畢驅羣鹿一人在前似搏虎虎後一豕左二人乘車捕之一張弓一持戈又左殘闕但存五六人及簷柱形而已其後人題字則上段中幅有不佞牛字左三人內有汜字又有庾其連懼乃歸等字最左有北十里字第四幅無題第五幅在石室東開西面東向畫升鼎故事中間河道甚寬兩岸各四人曳繩岸側壘方石爲礪一舟二人一執槳坐一持竿升鼎

鼎作傾側狀有足有耳左耳繫繩貫於河區植木之
上穿關楨孔而出四人曳之右耳已斷其耳尚在繩
端穿於石岸木上四人曳之則寬無力矣又有三舟
舟各三人左右舟皆持槳閒坐惟舟中作捕魚狀礪
左飛五鳥又一鳥落地二人對坐中置弩弓礪右二
鳥二獸鳥有雙頭有三人頭者獸有二人頭相對有
二人頭在首尾相背者其上一樹花葉相交二鳥飛
翔一人射之人旁題字一行云景明二年口月十二
日口口口景明爲北魏宣武帝年號砌上平頂處右
立二人在俯三人下層三車三馬皆無蓋右行車各

坐二人有執符者後從二人一騎一步前道三人二
騎一步又一人執版向左俯迎步道二人後題一行
云景明二年十月左邊從騎之後存一王字日第六
幅在石室西間東面西向中畫大橋有闌闌左右各
植一竿竿頂方斗各集一鳥旁有數鳥隨之上銳處
有二龍首下垂中生一人周遶雲氣殆神佛也橋正
中一車右行顛蹙一馬一人曳其繩衣冠者御者各
一人俱墮橋下河中四舟舟各二人並舉篙向上作
救援狀舟旁羣魚繞之橋上馬前更有一無鞍馬空
行蓋兩馬駕車而逸其一也橋右三騎向左行左五

騎向右行一人執戈步從五騎中執戈者三人橋下
左邊題永建四年八分書七行字徑一寸永建漢順
帝年號題云來過此堂則堂之建立已久矣橋下石
題八分書安吉二字筆意同上亦一時所刻因見墮
車者已得救援祝其安神之義然則畫象非永建時
所刻明矣上圓堂內有後人題細字一行云山東濟
南府濟南衛旁有郭祥字濟南稱府白金始也其右
有南陽張字橋右闌有南陽字有尚字其右三騎上
有安字有泰山安德興字第七幅在石室西間東
向橫列五層上一層二人向右一執物一兩手上舉

皆有雲氣繞之執物者右一人端坐又右左向二人
手執物右向三人舉手者左有四人右向皆執物二
層屋一楹簷口縣弧中坐一人執弓左柱內外二人
相向立在內者手執物屋左一車右行中坐一人手
執雙物如鎚其端有孔車上一索貫四星下覆車前
四人曳行又一人足一屈一伸兩手執器而吹器作
一榦八刺狀車後四人隨行內一人兩手舉盆以頭
承之盆中栽物如蘭葉一人荷物如榦餘漫滅屋之
右柱外二人執版向左立又二人手足桎梏右向其
右四人皆相向有執刀者第三第四層從左起兩車

兩馬向右竝行車中各坐二人騎從步從皆二人騎
導步導皆四人又前一駝一象駝左立二人駝後立
一人象左立四人俱執物如鉤象項下繫物如筐駝
象前三人執弓步導四人騎導俱右向又前二人執
版左迎內一人首題八分書相字與前幅胡王筆意
正同此後又有執戈者四人執版者四人俱左向立
第五層中一人正立上題八分書成王二字與上層
相字同其右執笏分左右相向侍者十七人左執笏
右向侍者八人十七人之右又一人彎弓右向旁立
二童子其前一人負輦向右行又一人皆綴禽魚此

下尚微露車蓋馬蹄及厨傳雞魚影迹惜拓本未全
其第二層四人曳車下有屍日二字三層車馬前有
王瓌璋日十一至六字四層二人執戈前導中有先天
二年十月廿五日九字可辨五層成王左有來觀字
人字又聞三人有侯泰興日興二年三月三日字

第八幅無字 第九幅中畫二車各二馬車中各坐
三人二騎前導十二騎後從有佩弓矢者有吹器者
後一騎執物似鎚馬上復植一器後車前各有一
鳥後車前題十不二復三月等字皆後人所爲也

第十幅一車駕四馬有程有益益刻工細車坐一

一人執轡車蓋左題曰大王車與前或王蓋
從四人騎導十二人前有二人步導手各執物近車
二導騎之前有一車駕二馬一人御車廂口如箕
中坐四人各相向如作樂狀車中植一柱擎物似鼓
下繫二鈴旁各立一人舉物作跳舞搥鼓狀柱端有
蓋二帶下垂此車前後亦有後人題小山上紆及來
遊等字以上石室畫象凡十幅皆前泰安令江君
清次子鳳彝親至祠下手搦以歸并繪圖記之有未
詳者蓋偶略耳郭巨埋兒事出搜神記但據北齊隴
東王感孝頌云分財雙季獨養一親客舍凶弭兒埋

福臻則當時埋兒別有客舍弭凶之事亦不似搜神
記所言矣縣志載孝堂山上有石屋漢孝子郭巨葬
母之所感孝頌又云郭巨之墓馬鬣交阡孝子之堂
鳥翅銜阜又似指爲郭巨葬所也陽曲申大令兆定
云孝堂山畫象舊說是郭巨石室案諸家金石書載
李剛魯峻武氏皆有石室畫象大都雕刻聖賢故事
及其人所歷官職如李剛刻云君爲荊州刺史時魯
峻刻云祀南郊從大駕出時又云爲九江太守時武
氏刻云此君車馬君爲都口時君爲市掾時爲督郵
時皆明證也此畫象中騶騎步卒大車屬車鼓車儀

衛甚都雖無題識要非郭巨墓中應有而斬馘獻俘
覆車墮河一段亦非無謂而作覆車著戒固是古人
用心然一車兩馬騶從如雲非泛常可比意者卽爲
墓中人實錄未可知也元案此論甚確前幅永建題
字有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之語賢明乃感頌之辭
似非爲郭巨而作後人失傳以堂近郭墓遂皆沿爲

郭巨之墓耳

山左金石志

城西五十里獻公八年以新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蘇州志

卷之五

碑高四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五分六分

行行十字今在巴里坤關帝廟前

唯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

將郡侯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眾克
敵全師除西域之灰調四郡之周邊竟艾
安振威到此江疆祠以表萬世

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
上銳下大孤筍挺立望之如石人故也雍正七年大
將軍岳鍾琪移置將軍府廿三年撤師又移置漢壽

亭侯廟

金石
圖

是碑土人有重刻者其真本多爲搨手描失故真本
亦往往不同然必其有描失之痕者乃是真本若其
無描畫之迹而有失誤者則非真本牛真谷云是碑

以篆爲隸然是由篆變隸之漸漢碑多如此水灰卽
灾字變灾爲灰猶寓作厲也重刻本或譌作灾而金
石圖誤因之牛氏又訛艾爲又交義乖違此其最甚
者也蓋摹本旣非一本如兵字之上半裴振表字之
下半諸搨本往往有誤而未若牛氏所摹之尤甚耳
四郡者卽所謂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也延光三年
尚書陳忠上疏云敦煌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西撫
諸國是也敦煌太守本以治西域事而呼衍王在北
爲之犄角其在前則陽嘉四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
漢發兵救之掩擊於勒山不利者卽敦煌太守也其

後元嘉元年漢吏士四千餘人出塞至蒲類海呼衍
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者亦敦煌太守也惟是
年雲中裴岑斬馘部眾爲前後罕見之績而史顧闕
焉何也 是碑重摹之本亦在巴里坤未可以得自
塞上者遂爲眞也長洲顧蘆江文鋌重刻於濟寧者
乃作立海祠蓋亦非從眞本出耳

兩漢金石記

按漢自安帝以後北匈奴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
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及班勇爲長史破平車師西
域稍通順帝陽嘉四年春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
部破之當是時呼衍之勢日張岑能以郡兵誅之克

敬全師紀功勒石可謂不世之奇績矣而漢史不著其事蓋其時朝多秕政妨功害能者眾而邊郡之文簿壅于上聞故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考漢書順帝永和二年二月鮮卑寇遼東護烏桓校尉耿种率南單于擊破之六月西域長史班勇敦煌太守張朗討焉耆尉犁危須三國破之竝無裴岑克敵之文夫將兵克敵誅其名王厥功偉矣乃見遺於史官功名顯晦豈非命乎

申兆定涵真閣漢碑文字跋

按是碑在巴里坤城西北三里關帝廟前巴里坤今已譯改爲巴爾庫爾亦爲巴爾庫勒於前漢爲

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地後漢屬伊吾盧地後魏屬蠕蠕隋屬伊吾郡後入突厥唐屬伊州伊吾縣明屬瓦刺詳見 欽定西域圖志中其地西北

山麓檻泉競發分爲三支匯入於巴里坤淖爾卽漢蒲類海也碑稱永和二年爲後漢明帝十二年史傳不著其事蓋當時敦煌郡人爲裴岑建祠而立乾隆二十二年平定伊犁裴文達公奉 命

按行其地親見是碑得拓本歸遂顯於世後求者頗猥戍卒模搨以爲利好事者恐其剝損刻一本以代之故近搨非真本也視在關中門人申子兆

定重摹一本勒石碑林蒼勁幾亂真故亦爲時所
愛申子又嘗重摹東漢仙集畱題字卽刻于裴岑
碑陰云

仙集畱題

原公關中來書金谷書法

一石高二尺五寸廣如之二行行六字又後
人題字前後二行正書今在簡州逍遙山

東漢仙集

北山題字

漢安元年正月十八日會仙文

帝辛

畱題洞天

書東漢仙集四字長一尺餘書漢安等十

余於吳國華故侯家得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
友十一字書法妙甚其事雖未可信然非漢人手筆

不能也未審其石在何所亦未見他書載其事存之

以志異聞

庚子銷夏記

右碑前正書東漢仙集四字另一行隸書漢安等十

二字後正書畱題詞三字按漢安爲順帝年號是時

尚無正書此必勒在山崖礪壁後人增書之也碑在

簡州逍遙山石室丹竈尚有存者

金石錄補

此刻惟見於關中來濬金石備考云在四川簡州逍

遙山石窟而王象之輿地碑目於蜀碑最詳亦未之

及也漢安爲順帝改元壬午之歲所謂仙及者特道

流之詞始取以備漢隸一種爾

兩漢金石記

按此碑余族弟啟焜所貽啟焜字南明由成都縣
爲簡州知州嘗親至其下搗之惜石質麤劣搗不
能工然爲漢人書無疑也東漢仙集畱題洞天八
字疑是宋元人所刻拓本甚清葉九苞未見天字
釋爲畱題詞誤矣

北海相景君銘

碑高九尺廣三尺三寸十七行行三十三字額題漢
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十二字篆書今在濟寧

州學

惟漢安三丰仲秋口口故北海相任城景
府君卒歆歆哀哉國口口寶英彥失疇列

寤奮精晚學後時于何穹高希命授期有
生有死天寔爲之豈夫仁括收勉不遺於
是政吏諸生相與論曰上世羣后莫不流
光口於無窮垂芳耀於書篇身歿而行明
體亡而名存或著形像於列圖或敷頌於
管弭後來詠其烈於帛叙其勲乃佞諛曰
伏惟 明府受質自天孝弟淵懿帥禮
蹈仁相道 楨蓺抱淑向真晶白清方勉己
治身寔深寔副乃武乃文遵孝孝謂假階
司農流惠元城興利惠民強衙改節微弱

蒙恩威立澤宣化行如神帝嘉厥功授曰
符命守郡益州路遐寧親躬位遜讓夙宵
朝廷建其忠讜辨秩東行璽追嘉錫據北
海相詔城十九郡邦歸向大明好窻先曰
敬讓殘焉易心輕黠踰竟鴉梟不鳴父子
還養元二鰥寡蒙祐曰寧蓄道循息口祉
曰榮紛紛令儀明府體之仁義道術明府
膺之黃耒詔父明府三之台輔之任明府
宜之曰病被徵委位致仕民口思慕遠近
搔首農夫醪耒商人空市隕輦飲淚奈何

朝廷奪我慈父去庠未旬病乃困危珪璧

之質臨卒不回歎歎賈絕奄忽不違孝子

愷悻顛倒剝摧遂不克寤永潛長歸州里

鄉黨隕涕哀哀故吏物怛歎歎佥徇四海

廟蓋驚惻傷裏大命所期寔惟天授明主

設位明府不就臣子詠養明府弗留歎歎

哀哉

原曰考積幽窆□□□□□□□□□□翔議

即兮再命馬將綬元二兮規棊槩謨至忠

信兮羽肅藩屏撫萬民兮□□□□□息彌

盛兮宜叅鼎輔堅翰楨兮不弘麋壽矣臣
子兮仁敷海口著甘棠兮口石勒銘口不
亡兮

碑陰

共四列各十八行惟第四列
二行末二行行四十二字

茲中郡督郡都昌羽忠字定公

故門下督盜賊剽騰頌字紉遠

故門下議史平昌蔡規字中舉

故門下書佐營踈孫榮字珽榮

故門下書佐淳于逢訢字口成

金石錄卷一
故騎吏劉晉麟字敬石

故吏朱亞孫徵字武達

故吏管陵薛逸字佰踰

故吏管陵慶鴻字中口

故吏都昌呂福字孟日

故吏都昌張暘字元暘

故書佐都昌羽質字孟劬

故書佐朱亞鞠欣字君大

故書佐平壽淳于闔字久宗

故書佐管陵徐曾字曾莘

故書佐都昌張彤字翔甫

故書佐淳于孫惺字元卓

故書佐營陵鍾顯字槐寶

行義劉張敏字公輔

故書佐劉乘禹字百度

故書佐東安平閻廣字廣宗

故書佐劉紀政字並堅

故書佐淳于孫昉字威光

故循行都昌台止暹字並德

故循行都昌董芳字季芳

故循行營陵留恭字漢興

故循行都昌龔選字漢久

故循行營陵是盛字護宗

故循行營陵多暹字武平

故循行營陵臨照字景耀

故循行都昌張駿字臺卿

故循行營陵淳于豈字豈成

故循行營陵顏理字中理

故循行營陵水丘邵字君石

故循行都昌呂興字莊興

故循行都昌逢進字並安

故書佐劄徐德字漢昌

故書佐劄妣進字元豪

故書佐劄邴鍾字元鍾

故書佐都昌張翼字元翼

故循行都昌張耽字季遠

故循行劄中香字季遠

故循行平壽徐允字佰允

故循行源于趙尚字上卿

故循行都昌段音字並節

故循行都昌齊晏字本字

故干營陵是遷字也達

故干營陵留敏字元成

故干渾于董純字元祖

故干營陵繡良字也騰

故干朱靈吳詩字孟道

故干都昌台正遷字孟堅

故小吏都昌齊冰字文達

故小吏都昌張亮字元亮

行三車服者凡八十七人

豎建厠焉惟故臣吏慎終追遠諒闇沈思

守衛墳園

仁綱

禮備陵成宇立樹列既就

聖典有制三載已究當離墓側永懷靡旣

文

不可勝言義割志乃著遺辭言明厥意

魂靈瑕顯降垂嘉祐

右漢北海相景君銘漫滅多不成文其可見者云惟

漢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城下一字不可識當

爲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陽侯傳子尚尚傳子苞苞

傳子臨以無嗣絕安帝永初中鄧太后紹封苞弟遽

爲監亭侯以續丹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景氏

亦無顯者漢安順帝年號也君卒於順帝時蓋與遽
同時人也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
銘有云眉壽者皆爲麋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

也

集古
錄

右漢景君碑陰按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
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
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
行他漢碑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
脩字畫相類遂致訛謬邪碑陰又有故午營陵是遷
等六八名姓莫知其爲何官又台邱不見于姓氏書

惟見于此者兩人云

金石錄

右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篆額濟州任城有景氏三碑皆不著其名字景君嘗屬司農宰元城刺益都相北海以順帝漢安二年卒其前已有誄曰其後有爾曰者亂省其乙也其文曰宜參鼎輔字書無輔字當是借作拂取輔拂之義趙氏云碑陰載故吏自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漢隸循脩二字頗相近恐是借用爾予蓋未見也

碑以倉爲蒼以柔爲柔以衙爲

禦以醴爲釋以惛爲勳以麋爲眉質卽質字孿卽戀一字恩卽惡字肅卽奔字裏卽懷字裏卽棄字

隸釋

右碑陰三列故中部督郵故門下督盜賊故門下議

更各一人故門下書佐二人故騎吏一人故吏四人
故書佐十五人行義一人故脩行十九人故午六人
故小吏二人第三列姓名之下又云行三年服者凡
八十七人末以兩行刻四言韻語十八句循脩二字
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趙云故
午者莫知其爲何官案百官志載郡縣吏屬自曹掾
之下有書佐有循行有幹有小吏此碑故午六人在
循行小吏之間隸文幹字其旁从二从干或从一从
午蓋是幹字省文婁壽碑朱爵司馬亦官名也省爵
爲尉脩字皆省作攸亦此之類嗚呼三年齊斬天下

之通喪也西都以日易月羣下化之短喪廢禮薛宣
謂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啖乖異同翟方進
續母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薛翟二公當時皆在
相位降及東都上下一律安帝始聽大臣二千石刺
史行三年喪不四年復斷威宗嘗聽刺史二千石行
三年喪不五年亦斷見之碑碣司隸魯岐以母喪乞
身徙議郎則解組居廬僅行于下僚爾繁陽令楊君
上虞長度尚以叔父憂西鄂長楊弼以伯母憂思善
侯相楊著以從兄憂廣平令仲定以姊憂皆解官而
歸趙固令有兄之喪則不應司徒府之辟當其時二

千石已上不行三年之服而令長小

以下缺
隸續

趙氏謂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
三十人而晉書百官志亦有循行以爲循脩字畫相
類遂致譌謬予謂景君碑刻于漢而後漢書舊皆出
傳錄則以脩爲循者特傳錄之誤耳趙氏不信碑本
而信漢書且復引晉書爲證殊不知晉書脩于唐其
亦曰循行蓋仍漢書之誤而云然也

金薤
琳瑯

此碑殘缺幾不成文考集古錄蓋自歐陽永叔時已
然而都元敬乃錄其全文只缺三十字不知何據元
敬又云家藏漢碑不完者皆以洪丞相隸釋足之此

是耶

石罌
鐫華

北海相景君銘地志不載何年所立以予考之元天
歷閒幽州梁有字九思曾奉敕歷河南北錄金石刻
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爲二百卷曰文海英瀾于
濟得漢刻九于泗水中葛邏祿迺賢寄以詩云泗水
中流尋漢刻泰山絕頂得秦碑闕歐陽趙氏著錄斯
碑本在任城其移置于學者必天歷閒矣碑辭漫漶
其陰旁右壁工以不能推拓辭予畱南池三宿強令
拓之題名有督郵督盜賊議史書佐騎吏吏行義脩
行午小吏豎其云午者不載于續漢書百官志卽趙

氏亦不知也。廣韻詮邱字稱漢複姓凡四十有四引
何承天姓苑漢有司隸校尉水邱岑而斯碑有脩行
水邱邵營陵人又有脩行都昌合邱暹故午都昌合
邱遷則在四十四姓之外亦足資異聞也已

曝書
亭集

王元美曰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額曰銘辭
曰誄亦屬未安子按漢人碑版多不可曉如孔彪已
自博陵太守遷河東太守而碑額尚題漢故博陵太
守孔君碑魯峻自司隸校尉遭母憂服竟拜屯騎校
尉而碑額亦題漢故司隸校尉校官碑前有誄曰後
又有敘曰與此碑額曰銘辭曰誄皆莫詳其故不知

潘昂霄金石例于此云何也 碑陰後有韻語一十
八句中一行云行三年服者八十七人聖人制禮過
不及皆非所宜三年之喪惟父母用之下此以漸而
殺無敢紊焉顧漢人制服多有相反者元初開始聽
大臣及二千石行三年喪至建光元年復禁不許肅
宗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皆以郁
身爲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詔聽以侍中行服後其
子焉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是三
年之喪固不得盡人行之矣而繁陽令楊君則以叔
父薨去官荊州刺史度尚以從父憂去官郃陽令曹

全以同產弟憂去官則又何也且更可異者三年之喪在位卿大夫不得致之于親而故吏故民又往往用之于其長如此碑云行三年服者八十七人費鳳之故吏戚忠縗麻扶杖魏元丕之故吏嚴較等不遠萬里斷制縗裳高頤之臣吏黎庶縗絰墳側其越禮過情有如此者

金石存

右景君碑誄後亂曰宜參鼎輔洪氏云字書無輔字當作拂解按漢隸多通用如紱亦作紕此輔字應作輶鄭氏曰山行曰輶取封土爲山之象以祭神道也蓋喻景君之德望重如鼎高如山宜參云者應在台

鼎之位樊敏碑模楷後生宜參鼎鉉者是也按孝

景將侯王氏修侯犯色師古曰脩音條地理志勃海
郡脩市應劭曰脩音條脩條字畫相類亦致訛謬則
循脩二字其因字畫傳寫之誤無疑兩漢官制郡國
屬吏無名午者河南尹員吏有百石卒吏二百五十

人碑稱故吏列于書佐後者卽此卒吏或謂午字乃

卒字之訛予曾至景君碑下詳審午字竝無剝文金

薤琳瑯釋此碑陰姓名遺行義劇張敏字公輔故書

佐劇下二字疑字伯度而台邱遷則誤爲呂立遷何也韓

勅碑有行義掾不知爲何官不稱故者惟敏耳古人

命官多因前代表志或緣其名或用其義因憶前書
註漢官典儀職云刺史周行郡國以六條問事安知
不以條行爲官名其職主于察治耶條侯條市皆訛
爲脩則此或從條字而訛未可知也趙氏以台邱爲
複姓之奇碑又有水邱郎字君石其姓亦僅見耳

金石

後錄

一碑文以麋爲眉以倉爲蒼以深爲柔以醴爲釋以拂
爲拂皆古字畫之通其以衙爲禦則古字音之通也
有誅又有亂亦唐以後碑所希碑陰一通見於趙德
夫所著錄而洪文惠公未之見乃子家三本皆有之

蓋舊搨之完善者

全祖望鮚埼亭集

碑雖漫漶計其闕者二十三字耳而歐陽公遽以爲漫滅多不成文其名氏邑里官闕皆不可考不知碑實無其名氏邑里非因闕泐所致也 是碑前以歛一獻爲嗚呼後又以獻歛連文亦其一證 碑陰人名淳于閻淳于登之淳于皆姓也淳于逢訢淳于孫悝淳于孫眺淳于趙尚淳于董純之淳于皆縣名也後漢書郡國志北海國有淳于永元九年復 碑陰人名之邑凡八劇營陵平壽都昌淳于平昌朱虛東安平皆隸北海國者也 百官志注漢官曰諸縣有書

佐有循行有幹有小叟書佐幹主文書者也王文簡
池北偶談乃引都元敬謂當信碑本以正漢書之誤
是不知漢隸脩循二字通用也故午二字朱竹垞與
王文簡皆不曉其義池北偶談至以爲阜隸賤役之
屬尤誤矣且其所以不曉者乃尤在不知隸法干支
巳午字未有作午者耳碑陰隸釋無之其載於隸
續者闕字尤多今以石本補數字所闕不甚多矣後
文豎建下洪闕二字其上一字或作虎非也似是聿
字聿說文音余律切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
律燕謂之弗从聿一聲其下一字或是岩字然此二

字尚未可臆斷要之此二字者上言筆之于書下言

銘之于石也大意如此

兩漢金石記

右北海相景君碑王元美云益州當言刺史不當言
太守予案漢時有益州又有益州郡郡有太守州有
刺史刺史治廣漢郡之雒縣而太守自治滇池蜀漢
建興三年始改益州郡曰建寧避州郡同名也此碑
額題益州太守而銘稱守郡益州其爲太守非刺史
明矣元美於史學未甚究心故有此失洪文惠謂景
君嘗刺益部亦偶誤也銘辭云宜參鼎輔洪氏謂字
書無輔字當是借作拂取輔拂之義案紱冕之紱古

書或作紼此鼎鞬當取朱紱之義而以鞬代紼爾

一碑陰題名凡五十四人而下云行三年服者凡八十

七人則故吏之行服而不列名碑陰者尚多也碑末

云諒闇沈思又云陵成宇立諒闇卽亮陰似非臣下

可用而稱墓爲陵亦後世所宜回避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北海相景君碑上銳下方穿居其中按此碑雖甚殘

缺然以今日洗石精拓之本與隸釋校勘細玩影迹

所不辨者十數字而已亂曰碑文作爾或云辭字周

牧敦銘辭字作爾不加辛碑蓋仿此字原以此字爲

辭文以爲亂隸釋則專釋爲亂从說文爲讀若亂也

銘內恩彌下是盛字幹禎上是堅字又仁毅海代諸
家皆釋爲海外今按碑確是代字卽岱之省文也碑
陰列臣吏姓名五十四人惟行義一人上無故字未
曉何義後二行紀立碑之事亦作韻語三載下是已
究二字不獨碑跡顯然義亦可通究終也謂衛墳三
載則守制已終當離墓側也兩漢金石記釋爲五究
一乃沿張力臣之誤耳

山左金石志

按後漢書列傳宗室四王齊武王縝子興建武二
年初封爲魯王嗣光武兄仲二十八年徙封爲北
海王此北海受封之始也興傳子睦睦傳子基立

十四年薨無子永元二年封睦庶子威爲北海王
奉睦後立七年坐誹謗自殺永初元年封睦孫普
爲北海王立七年薨子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
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景君之卒在漢安二年
則爲北海相正在康王嗣立之十餘年矣康王在
位傳不詳其幾何年要之至建安而後國除此時
尚屬康王之日也漢制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
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相如太守中興以來每
國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主治民如令長不臣
也景君此時正居此職碑陰午卽干字干卽幹字

後漢書百官志河南尹官屬循行之下有幹小史
二百三十一人此碑故午在循行之後小史之前
其爲幹字無疑西狹頌乃刊斯石馮緄碑刊石表
績祝睦後碑刊勒金石刊字左旁皆作午此午卽
干字之証也鄭季宣碑陰有直事干四人卽直事
幹也司馬整碑陰有諸曹干十三人卽諸曹幹也

詩云公侯干城釋文云干音幹廣雅甲乙爲幹寅

卯爲支史記歷書作干支古蓋省爲干惟韓勅後

碑魯相門下幹則直書作幹矣金石錄所載學生
題名有幹江陽趙

嵩是東晉以後
尚存此官名又畱茶字漢興隸續及漢隸字原

皆釋作岑。昶謂此乃赤字。漢尚赤，故名赤而字漢。興赤本，作交。說文从大从火。碑則變大爲火，變火爲小耳。

碑又以核爲荃，以竟爲境。說文無境字。經典通用竟。







